



为共产主义劳动

——記共产党员李国才

余 昌 流 編 写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为共产主义劳动

——記共产党员李国才

余 昌 流 編 写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武汉

为共产主义劳动

——记共产党员李国才

余 昌 流 编写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开·1印张·1插页·13,000字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T7198·358

訪 問

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叙述一个曾经受过严重创伤的特等残废荣誉军人的故事，这位荣誉军人是湖北省沙市烈军工属棉织厂第二车间的党支部副书记李国才同志。

我第一次访问他时，他正在一台织布机旁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一眼望去，他有着一副结实的身体和胖胖的脸膛，右手扶在织布机上，眼睛随着梭子来回转动。换梭了，只见他右手拿着梭子，放在口里一呵，一根线很快地从梭眼穿过去了。象一位多年的老织布工人一样，动作十分熟练、灵活，丝毫看不出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难道他就是我要访问的失去了两腿和左臂的荣誉军人李国才同志吗？我不禁在心里再三地问自己。不久，我们的谈话便开始了。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并不掩饰我惊讶的神情。他和我亲切握着手，笑了笑说：“我们到办公室去聊聊吧！”

烈军工属织布厂第二车间，现在有二百多

工人。原来这里是龙堂寺，如今龙堂变成了工厂，在大厅的周围，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这里正开展着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运动，几天之内全车间基本上实现了清洁自动化、看台扩大化、运转高速化……，决心书、保证书琳琅满目。从走道通过整理间就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室内朴素简单，除了一张床外，就是办公桌，还有主人特有的一支拐杖靠在床边。

我们刚刚坐下，一个年青的工人跑进来了。李国才同志低声和他谈论着什么。接着另一位同志拿着看来很急的一份统计表递给他，李国才翻着这些表，脸上不时露出笑容，自言自语地说：“好呀！老姨妈们把自己心爱的铜盆也献出来，支援工业抗旱。”接着对这位送来的同志说：“快！快！把她们的的事迹，用大字报公布出去。最后请你还写上，支部向所有在工业抗旱运动中积极挖掘废铜、废铁的积极分子致敬。”这位同志拿着统计表很快地跑出去了。紧接着，还有几位同志连续地来找李国才。

李国才精神饱满地、迅速地、有条不紊地处理着这些紧急的工作，一件又一件……

趁此时机，我仔细地观察着李国才，思想上一时飘浮起很多问题：他是怎样克服严重残

廢的困難，象一個健康的人一樣擔負起這樣繁重的工作的？在他年青而有意義的生活中，在他的思想上，閃耀着怎樣的共產主義的火花？他本來可以安心休養，不必再勞動，為什麼三番五次地要求工作？這一系列的問題，象噴泉似地湧出我的腦海，急待着解答。

處理完這些工作，他發現了我激動的神情，懷着明顯的歉意和我開始了長談。

我們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談話却很投機，象多年沒有見面的老戰友一樣，有時他豪爽地哈哈大笑，有時他又陷入一種回憶的沉默中，隨後他眯着眼睛俏皮地對我說：

“是呀！你是不是有些奇怪：象我這樣一個人，四肢都殘廢了，還要來參加勞動，還能夠織布？當我睡在病床的時候，我連這想也不敢想，更不敢說。要是這樣，醫生會馬上給我檢查，看我的神經是不是有毛病……。”

說到這裡，我們不約而同地笑了。

“我看醫生也要破除迷信呢？”

“是呀！誰能想到一個在死亡簿子上掛過號的人，一個失去了自己的手和腳的人，現在能夠和工人一道勞動呢？”

我們的談話就這樣開始了。

堅強地生活下去

事情发生在1951年。偉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刚刚进入第二个年头，李国才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驻扎在朝鲜以南靠近铁路的水原。

战火，弥漫在三八线两侧。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地把美国侵略军赶进了汉江南岸。英雄的中朝人民军队并肩作战，连续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在横贯朝鲜二百五十多公里的正面战线上，筑成了一近铜墙铁壁般的阵地。美国侵略者还在垂死的挣扎，从元月下旬起，集中它优势的兵力进行反扑，但是，他们怎么样也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在水原，敌人集中了优势的兵力，一次又一次地进犯我军阵地。水原这个地方，周围都是丛山峻岭，李国才所在的连队驻扎在一个山腰里，担负着监视敌人和掩护我军主力部队攻击敌人的任务。2月初的一个早晨，李国才正在阵地前哨执行监视任务，疯狂的敌人密密麻麻地向山头侵犯。这场战斗是昨夜打响的，侵

略者几次都被山头我军打得落花流水，枪声、炮声、撕杀声……响成一片。忽然，猛的一下李国才的左臂被敌人的炮弹片击中了，血顺着手流下来，手也麻木了，愤怒的火焰在他心头燃烧，他恨不得冲上前去和敌人拚了。这时他心里忽地闪过一个念头：“不行！我们的任务是监视敌人，不能暴露目标！”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忍着痛，一声不响地躺下了。血，一滴一滴地流个不停，他昏迷过去了……

二月的朝鲜，寒风凛凛地吹着，水滴下来就成了冰，躺在半山腰的李国才全身湿透，腿也僵硬了……。直到战斗结束，同志们发现李国才负了伤，才把他送到延吉市的一个陆军医院。

论年纪，李国才是伤员中最小的一个，然而，伤势却特别严重。左臂炸掉了，一双脚僵硬了，右手的伤势也很严重，身上许多伤痕。军医院的同志为李国才的伤势十分焦急，决定锯掉两只腿，以免伤势继续发展。由于他血流得太多，在动手术前要大量输血。一时那来这么多血呢。

在延吉市某战地陆军医院里，住着几位负伤的朝鲜青年，看见李国才同志流血过多，伤

势又严重，主动要求每人输二百西西血。院方呢？坚决不答应。李国才同志的伤势越来越严重，整天处于昏迷状态。这几位朝鲜青年心里更着了慌，有一位朝鲜青年对医生说：“医生同志！李国才同志为什么流了这么多的血，为什么受到这样严重的创伤，是为了我们朝鲜人民，是为了朝鲜三千里美丽的江山，难道看到李国才同志生命处于这样危急的时候，看到他多么需要血的时候，我们能够干坐在这儿吗？亲爱的医生同志，无论如何，请您答应我们的要求。”

医生验了血型，护士也验了血型，这几位朝鲜同志也要求验了血型，碰巧，朝鲜同志和李国才同一个血型。医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朝鲜同志的要求。象征着中朝人民万古长青的友谊的血，不断地流进李国才的血管。伤势开始好转了，手术正常地进行着。

一天，当 he 从昏迷中苏醒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失掉了什么东西，一看，自己的双脚和左膀都没有了，右手也只剩下一个大拇指。年纪这么轻，就残废了，今后该怎么生活下去呢？一个人失掉了手脚，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人了，以后连照顾自己的能力也没有了，怎样继

續为党工作呢？难道就这样終身由党和国家长期供养起来嗎？李国才感到火燒似的难过，胸口象承受着千斤担子似的透不过气来。他觉得自己已經失去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以后一段时期里，他很沉默，不愿意与周圍的同志講話，有时甚至拒絕吃飯，拒絕医疗。护士給他喂热的嫌烫了，喂冷的嫌凉了。人們都感到：李国才同志这一个时期脾气确实很坏。

说到这里，李国才帶着感激的心情，叙述了这样一段事：有一位剛剛来到这个医院实习的年青护士李英，为了照护李国才同志，一連有八个昼夜沒有睡觉。作为一个护士，她完全了解李国才的心情。护士、医生，难道仅仅只是医治病人肉体上的創伤嗎？不！决不只是这样，她决心不仅医治好李国才的病痛，而且要医治好他內心的創伤：無論如何，要讓他愉快地堅強地生活下去。

怎样去帮助李国才同志呢？她想了很久，最后决定买一本“鋼鐵是怎样炼成的”書送給李国才，每天坐在病床旁边輕輕地念給他听。

李英又把李国才的情况、想法及时地告訴医院的指導員。指導員也經常跑来要慰他，帮

助他。

指导员对他說：“国才同志，你的身体殘廢了，可是你的思想却不能殘廢，有了革命的思想，就可以好好地為党為革命工作。”指导员还給他講了一些苏联革命英雄的故事：比如“鋼鐵是怎样煉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真正的人”中的阿历克賽·密里席叶夫，等等。

指导员繼續耐心地对他說：

“当然，在一个失去了自己的手和脚的人面前，困难是很多的，是痛苦的。但是，这一切在一个意志堅強的人面前，却算不了什么。保尔·柯察金，不仅在戰場上表现得英勇頑強，当敌人夺去了他的健康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革命者的乐观精神，积极地为党、为革命工作。后来，双目失明了，四肢癱瘓了，病魔使他失去了活动的 ability，但他仍然不屈服。他說：‘只要我的心脏在跳动，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离开党，离开工作。能够使我停止工作的，只有死亡。’”

“国才同志，你想：保尔·柯察金为什么具有这样大的勇气和毅力呢？因为他把一切交給了党，交給了革命，他对党忠心耿耿，毫无私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因此他朝气蓬勃，

革命意志旺盛。”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可怕的是思想残废，而不是身体残废啊！”指导员一次再次的对他說：

“阿历克赛·密里席叶夫，在卫国战争中与德寇作战，失去了双脚。但是他有着一个坚强的意志，他仍然决心继续当空革驾驶员。最后，医生给他安上了假腿，经过一段艰苦的锻炼，他终于又参加到空军的行列，继续驾驶着飞机与德寇作战……。”

党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同志们给予他的温暖，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教育。李国才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用激动的语调回忆說：

“在旧社会里，象我这样一个无爹无娘的孤儿，除了吃苦受罪，就没有别的什么了。解放了，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祖国负了伤，党给了我说不尽的恩情和关怀。在医院里，同志们给我输的血，装在酒瓶里有好几瓶；指导员，他的话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窍；护士同志，不仅护理好了我肉体上的创伤，还护理好了我的思想。……他们都希望我坚强起来，愉快地生活下去。难道我能够这样消沉下去

嗎？不能！”

从这以后，李国才再不大吵大鬧了，溫順地听从医生的治疗，服从护士的吩咐。他重新坚定了走向广闊的生活大道的勇气。

頑強地爭取工作，爭取劳动

1952年，李国才同志由东北回到了湖北，在武昌湖北荣軍教养院里繼續医疗和休养。

政治指导員說的每一句話，仍然在他的耳边回旋，不断地鼓励着他。

“保尔·柯察金双目失明能够著書，密里席叶夫沒有腿能够繼續参加空軍……而我呢？条件不見得比他們坏呀！难道不能为党繼續工作嗎？”

“我呢？……思想殘廢了嗎？不，思想沒有殘廢，我应该学习作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无愧于后一代的人。当孩子們問我：你在轟轟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設中，作了一些什么？我不應該在他們面前难过、紅臉。我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創造一切繼續为党工作的条件。我应该劳动，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劳动。”

劳动，为劳动创造条件，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这摆在李国才的面前，却有着数不清的困难。

首先，他开始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两只手只剩下右手的一个大拇指了，他决心让这个大拇指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躺在荣军教养院的病床上，静静地观察着唯一的大拇指，有时还轻轻地抚摸着。他想：两支筷子合拢来。可以夹菜，要是大拇指能够贴紧掌心，夹着勺子，不是一样可以

舀饭吃吗？于是，他请护士给了他一卷绷带，没有经过护士和医生的批准，偷偷地把大拇指缠起来了。这种滋味当然不好受，手指的关节痛得厉害，他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护士



他偷偷地把大拇指缠起来了！ 陈绪初插画

或医生一来，他就蒙着被子，不讓他們看見。一个星期的時間过去了，手指的酸痛漸漸地輕微些，并且逐步地貼紧了掌心。他高兴极了。

开始，他用大姆指夹着勺子，練習吃飯的动作。但手指很不灵活，稍微活动几下，手就感到陣陣的酸痛。經過几天的鍛煉，慢慢灵活方便些了，自己能够打水、吃飯了。在这些日子里，手国才同志的内心又燃起了熊熊的火把，充滿着信心和希望。

他想：既然一个手指头能打水和夹着勺子吃飯，也就一定能够夹着笔写字。他又鍛煉起来，开始是別人帮他夹笔練習着写字。字写得很大，弯弯曲曲的，不象一个字的样子。慢慢有了进步，自己能独立地执笔写字了。但是写字，仍然有許許多多的困难：比如說，他沒有左手，风吹动就写不成字，写字时，紙老是調皮，左摆右摆。他就想办法用下巴作搬手，压着紙写。手写酸了，人累的头昏眼花，就停一会再写。一天、两天地写下去，一个字、两个字写下去。

原先他打开自来水笔一定要用口帮忙，不多久单靠手也能打开了。在荣軍教养院里，由于他苦写苦练，进步比較快，在短的時間内，他

就能写出很通顺的文章，他还坚持着写日记。在每次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平均都是八十分以上，被评为学习优良者。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从那时候起，他还担任了党的宣传员，念报给伤员听，受到其他伤员的赞扬，在那年年底，被全院评选为模范休养员。

从此以后，他的信心和毅力更加坚强了。为了争取工作，他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学会了洗脸、穿衣、扣扣子，以后还学会了自己安上假腿。

李国才的生活也过得更加蓬蓬勃勃、更加活跃了，他学会了吹口琴、打乒乓球、康乐球，还学会了说快板。在一次娱乐晚会上，他还和三位安假腿的同志，高高兴兴地上台跳了一个荣军舞。蓬蓬勃勃的革命意志，使他一刻也闲不了，尽管他四肢只留下了一只手，每天仍然抽出时间在院里种菜。他把小锄头绑在自己的手上，认真地翻锄着新开的土地，绳子松了，就叫别人绑起来再干。

在劳动中，他带着渴望的心情对其他同志说：“说真的，我多么想参加工作参加劳动啊！我一劳动就全身都痛快！”

“你現在还不行吧？”同志們总是这样善意地帶着怀疑的口气回答他。

“不！我已經能够独立生活，能够参加劳动了。”

李国才向院领导申請过几次，要求工作，要求劳动。荣軍教养院党的組織，再三动員他安下心来，好好地修养，鼓励他說：“再修养一些时吧，当你扔掉了拐杖的时候，我們就批准你工作。”“扔掉拐杖？这事容易。”他暗暗地高兴，果然不到几天，他已經扔掉了拐杖，不仅扔掉了拐杖，他还不断地帮助別人，夜晚拿便壺給重伤同志解小便，还把扫帚綁在膀子上，用仅有的一个手指掌握着扫地。

一天，他翻讀了吳运鐸写的“把一切献給党”，具体地看到了吳运鐸由一个普通工人鍛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吳运鐸在这本書中写通：

“我衷心感谢党的撫养。是党和毛主席教导了我，我才懂得了生活的意义……讓我們把一切，把我們的力量、我們的智慧、我們的生命，都交給祖国、交給人民、交給党吧！从人民和党那里，我們將获得无限的力量，去移山倒海，开发矿藏，修建水閘，征服沙漠，把我